

流 沙

王任叔著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第 二 集

流 沙

王 任 叔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83302.1)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流沙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王任叔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目錄

第一輯.....一

流沙.....一

沒落的最後.....五三

有張好嘴子的女人.....八七

澆香露的婦人.....一一一

悲劇的性格.....一四三

第二輯.....一六一

我們那校長跟爸爸.....一六一

隔離·····	一九九
野獸派作家·····	二四〇
勘災·····	二六六
保標黃得勝·····	三〇〇
貓的威權·····	三三七
一個負責的人·····	三五八
第三輯·····	三九一
鄉間的來客·····	三九一
龍種·····	四一五
陰沈的天·····	四二六
賊·····	四四四
一天·····	四五四

第一輯

流沙

十六路無軌電車從戈登路折上勞勃生路，司機的把腳蹬踏的一陣叮鈴噹朗地响，向着右面窗子站着的我，身子往後一蕩，險些兒把背後的人撞個翻來。

電車突然在轉角上擡住了。我又向左一搖，趕忙穩定身子，扳着拉手的右手，就感到有點兒痠。我放下右手來。

左手脅裏挾着的一本書，重甸甸地像要掉下去。順便給理一理正。看左近的人紛紛下去，前面就騰出一個空坐位，我尖着嘴向欄上一吹，輕輕提一提藍褲腳筒，坐下去。

九月的天氣，乾燥而且沈悶。眼光所到之處，全是迷迷茫茫的黃色的烟似的灰塵，這

叫我有點頭昏；彷彿人在工廠裏工作着似的。

人又紛紛的上來。剛纔我拉過的那隻拉手，已有一隻薑黃色的瘦手接了任。

手以下是一條上過白油的鋼骨似的手臂，寬大的灰色布褂底袖口，直綳縮到手肘，裏手肘就露出酒杯口似的一個窪孔。

我不自主地展開書來看。

電車像掛上轆子的耕牛，掙扎一下。接着咕的一陣風似地轟隆轟隆往前開去。

灰色的布大褂在我那書腦子上儘輾個不住。隨着電車震動的律度，書本裏的字像風琴底音鍵似地一個個在跳。我眼花撩亂：彷彿感到有對尖銳的眼睛落在我臉上。

我警戒地掩上了書。一陣心跳。穿着這麼一套工人服：藍褲子直兜上胸頭，連着背帶的，竟還假裝斯文，在電車上看書——我彷彿聽到這眼睛在我耳邊這麼嚶囀着——靠不住，是個……唔……

誰又知道我近來失了業！

終於我明白地看到：那對眼睛是閃爍在那件灰色大褂上的一張長瘦而蒼白的臉子，全爲那對熾赫的眼睛底光輝失却了存在。我被這對眼睛帶進一個模糊而隱約的記憶裏——一個非常遙遠的過去的時期。

然而，我渺茫得如同夢中。記憶像隻迷途的小鳥，在泛濫的海洋上飛翔……

突然，一隻手影模過我眼前。左肩上接着來了沉重的一拍，像在銅匠間裏同事用曲尺打着我肩膀似的：

「喂！你是小董嗎？」

聲音像從這對有威光的眼睛裏吐出來似的。

然而聲音却顯得一份友情的溫暖。

我一時怔住了。嘴角的筋肉，在不自然的抽動，我想，我是在向那對眼睛裝出乞憐的

苦笑吧。

「不認識我了吧！我——我是老胡呀！」

他報這名字時，眼睛就往左近溜了一轉，聲音放得極低。

馬上在我腦子裏跳出一個極其精幹活潑的青年……飛過一顆執行這反動世紀的任務的子彈……展開了一幅染血的歷史底畫面……

「是你嗎？」

我帶着懷疑的口氣問，心裏却想：

「噯！別見鬼了吧！」

「自然，你不會認得我了；我在「英國留學」（註一）八年，却留得那麼一身瘦骨了；這又叫你怎麼還認得我呢。可是，我看你却沒什麼改變。臉色稍爲老了一點。現在還在

（註一）指西牢。

振泰做工嗎？大概已經有了孩子了吧。——哇！你看的什麼書呀！——哦哦！你現在研究起哲學來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了不起！你真是個好傢伙！——現在，你到哪裏去呢，還住在存善里——^母還是搬到忻康里了！——唉！做工真快樂。我是說，做人不會做死，却要閒死，你想，在「大英國」閒了八個年頭，一天三餐，吃不飽，睡不好。有的人早已拖「牢洞」了（註一）了……唔……」

一連串的話，簡直叫人無法插嘴。還可使我安心了：是老胡呀！一張嘴子就是一架風箱，糠秕與米粒一齊扇出。做我們小間底指導員的時候，就以「洋九响」出名，它要比快五槍多過四粒子彈。

但他終於漏了口，說了個在公衆前應該避諱的字眼，停下嘴了。一對吞人吃的眼光，又向四周轉了轉。

（註一）犯人死時係從牢中洞裏拖出故云。

「人家全說你一去『英國』已經了結了，不會再回來了！現在，怎的……」
我支吾着。

他露出一絲得意的苦笑。尖着嘴，作個「噓噓」。

九月的風是沒有尖角的，但像機器間裏爲調帶激動的空氣，有點叫人頭昏的燥熱。

「我也想去找找你，却不料在這裏『巧遇』了。那可好極，你有沒有空閒，咱們能不能找個地方談一談。我想，我們八年不見了，雖然我是無所謂的；但這總叫我傷心。老實說，我從那裏出來以後，聽到了這件事，我整整有一個星期不會睡覺了。我寄住在一個朋友家裏，房子是朝東的。我住宿在亭子間裏，我這幾夜就祇凭着窗頭，看着下半夜向西斜去的月亮，我想哭，我想叫，我也想笑……我……」

「那麼，好的。」我彷彿聽到了在有些小說裏常有的那種腔調，但這腔調控訴於書本上固也沒有什麼，控訴於公衆之前是不大合適的。我警戒地截斷了他底話。『再過去

一站，我們在櫻花里轉角，一家茶樓裏去喝茶去吧！」

「好的！好的！」他馬上快樂地接應着。

電車發瘋地叫响着。車兩邊浮動着螞蟻似的人們。煩囂的市聲，以激怒的調子哄响着。風吹在車頭，如同扯裂舊布。電車停在大自鳴鐘一家布店門前。

那個長瘦的臉子，上下伸縮着，又前後轉盼着。

「那家布店可還沒有倒閉哇！不景氣却沒有不景氣到他們頭上。你瞧，買布的人多麼多呀！了不起！比以前還興旺呢。以前，我就老站在他們店前等電車啊！這十六路電車跟我可真親切啊！我彷彿聞得出它每一個拉手的香味。它每一個窗門，都叫我起了種神秘的回憶。我看到了它，我才真實地感到：回到人間來了……」

電車底震响壓沒了它。

電車向右轉了個圈子，直上去曹家渡的路。他底眼光從車窗外收回。

「八年了！真的是八年了！小沙渡路已經沒以前那麼荒涼了。你看那邊空地上已經建築了座小菜場。以前我們慣在那些地方做「拾網絲屈萊伸」的場所，現在到哪兒去了？屋瓦與屋瓦的連比……唔……繁榮的上海！繁榮的上海！我要說，我要那麼說——而你現在也看起哲學書來了。但你底態度，却一向就像個哲學家似的……」

「我沈默着：身處這變動的世界裏，與世界一同變化着去，也就不覺得變化之顯著了。小沙渡路是在我日常生活中茁壯起來的。但它給停留在「一角」的人，却是驚惶。」

「但這一帶，彷彿還像我故鄉呢。」他指着車外的街屋。「屋子仍舊那麼黑，那麼小，那麼低矮；賣花生糖的攤子……賣包子陽春麵的攤子……五個子一包花生，十六銅板加一的一碗陽春麵，那可真叫人吃得噴香，飽滿……噯噯！過去這些日子是快樂的。走到那裏，餓了，就吃到那裏。忙了，就餓到那裏。唔……」

我拉了拉他底手袖，說：

「可以下去了。」

「到了櫻花里了嗎？」

「是的！」

「啊！是的，你看，這在太陽下蒼白得發抖的櫻花里，有多麼可愛啊！我一見到它，就像見到我年老的頭髮灰白的娘，坐在「箕籬」邊做女紅似的……」

他一邊說，一邊跳下車去。

我站在電車的紅柱子下，想起了在新小說中常常看到的一個字：邇的悶的兒。

電車呼的掃過一陣風，捲起了膚屑似的馬路上的灰沙，掠過我們面前過去了。

我們穿過馬路，到一家茶樓下面。樓下烤燒餅的人，以爲我們是顧客，停下他烤餅的手，以詢問的眼光看着我們，但我們却一直踏着腐蝕而黑舊的樓梯向上走去。

我們坐下在一張靠窗的桌旁。漆黑的油膩的桌子和櫈子，散佈着金屬似的灰沙。堂。

信走了過來，一邊招呼着，一邊胡亂地抹着桌子，嘴裏像開着唱片，習慣地發着聲音：

「清茶，紅茶？」

「清茶。」老胡迅速地回答着。

「噯——清茶——二壺——」

聲音又習慣地繼續着。乾蘿蔔似的堂倌，像被自己聲音拉着去似的蹣跚回去。

「不，不，來一杯紅茶吧！」老胡又馬上改了口。

我尖着嘴吹了吹檯上的灰沙。把書拋在桌上，提了提褲腳坐下去。

「我爲什麼要吃綠茶呢。紅茶不更苦嗎？這苦難的人生，可叫我嘗的夠了。我要喝一

點另一種的苦味。」他早已一屁股坐在對面的檯上。這麼囁咕着。一看到我坐下時那麼仔細的神情，就又改換口調說：「你這高等工人，一直到現在還沒改變你英國紳士底態度嗎？——沒有改變，什麼也沒有改變啊！你真是個連修理一架汽油爐，手上也不沾油膩

的精明銅匠。看樣子會髒了你底靈魂不成……」

我微笑着。這心直口快永遠不懷惡意的「洋九响」每回碰到我總用這件修汽油爐的事來奚落我。八個年頭沒聽到這樣奚落了。八年後的今日却在此地又聽到這奚落，我感到人間的溫暖。

「一點也沒有改變呵！你看這茶館，對我多麼親切呀！還是那麼骯髒，那麼死板懶搭的，那麼不景氣呢——除我們以外，沒一個顧客。可是，現在你還常常上這裏來嗎？」

堂倌端來兩盆黑白瓜子，兩壺茶。我斟了一杯紅的給他。低低地說：

『不常來的。』

『那麼，你和它底關係是改變了。八年了，一切的關係怎麼能不改變呢？』他吮了口茶，抹一抹嘴，長瘦臉往下一拉。我像面對著大世界裏的哈哈鏡。『我和你，你和茶館，和書本，全部改變了關係。你以前看張資平小說，現在看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是大改變嗎？而我，我』

一回到人間以後，我也失了我底維娜……我和人類底關係，完全——完全改變了……」

「還有，我失了業，脫離了『生產關係』了呢。」我冷冷地說，故意把『生產關係』四字帶上些鼻音，模倣八年前遣指導員說理論時的說話聲。

「哦！原來你已經不在廠裏做工——那麼你怎麼過活呢？」他吃驚似地看住我。

我不禁臉子飛紅。我訥訥地說明我近來靠寫小說過活的經過，他聽了，不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

「哦！原來你已經是個新作家啦！你用的什麼筆名呢？你往常在那些雜誌發表文章？是誰第一個提拔你的？你近來跟些什麼作家來往？比如像汪卓這個作家，你有關係沒有？」汪卓，你知道嗎，那個三點水的汪，卓然而起的卓，桌子的桌少兩點的……」

我這時竟像個處女被揭破戀情似的益發羞得說不出話來。老吹了一會子桌上的灰沙，終於說明了我寫文章投稿的情形：